

冉阿让拿着马吕斯的信回家去。

他一路摸黑，上了楼梯，象个抓获猎物的夜猫子，自幸处在黑暗中，轻轻地旋开又关上他的房门，细听了一阵周围是否有声音，根据一切迹象，看来珂赛特和杜桑都已睡了，他在菲玛德打火机的瓶子里塞了三根或四根火柴，才打出一点火星，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，因为做贼自然心虚。最后，他的蜡烛算是点上了，他两肘支在桌上，展开那张纸来看。

人在感情强烈冲动时，是不能好好看下去的。他一把抓住手里的纸，可以说，当成俘虏似的全力揪住，捏作一团，把愤怒或狂喜的指甲掐了进去，一眼便跑到了末尾，又跳回到开头，他的注意力也在发高烧，他只能看懂一个大概，大致的情况，一些主要的东西，他抓住一点，其余部分全不见了。在马吕斯写给珂赛特的那张纸里冉阿让只看见这些字：

“……我决心去死。当你念着这封信时，我的灵魂将在你的身边。”

面对这两行字，他心里起了一阵幸灾乐祸的狂喜，他好象被心情上的这一急剧转变压垮了，他怀着惊喜交集的陶醉感，久久望着马吕斯的信，眼前浮起一幅仇人死亡的美丽图景。

他在心里发出一阵狞恶的欢呼。这样，也就没有事了。事情的好转比原先敢于预期的还来得早。他命中的绊脚石就要消失了。它自己心甘情愿、自由自在地走开了。他冉阿让绝没有干预这件事，这中间也没有他的过失，“这个人”便要死去了。甚至他也许已经死了。想到此地，他那发热的头脑开始计算：“不对，他还没有死。”这信明明是写给珂赛特明天早晨看的，在十一点和午夜之间发生了那两次爆炸以后，他还没有遇到什么，街垒要到天亮时才会受到认真的攻打，但是，没有关系，只要“这个人”参加了这场战斗，他便完了，他已陷在那一套齿轮里了。冉阿让感到他自己已经得救。这样一来，他又可以独自一人和珂赛特生活下去了。竞争已经停止，前途又有了希望。他只消把这信揣在衣袋里。珂赛特永远不会知道“这个人”的下落。“一切听其自然就可以了。这个人决逃不了。如果现在他还没有死，他迟早总得死。多么幸福！”

他对自己说了这一切以后，感到心里郁闷恹惶。

他随即走下楼去，叫醒那看门人。

大致一个钟头过后，冉阿让出去了，穿上了国民自卫军的全套制服，并带了武器。看门人没有费多大的劲，便在附近一带，为他配齐了装备。他有一支上了枪弹的步枪和一只盛满枪弹的弹盒。他朝着菜市场那边走去。

youth整理校对

